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明治
新刊
論語
後藤點
四

| | | | | |
|------|------|------|------|-----|
| 漢書門類 | 一四一號 | 一四一函 | 一四一架 | 一〇冊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漢書 | 一四一號 | 一四一函 | 二架 |
|------|----|------|------|----|

| | | |
|------|-----|-------|
| 內閣文庫 | 漢 | 1441 |
| 冊數 | 10 | (6) |
| 函號 | 277 | 25 |



論語卷之八

三才書院圖書印

日世同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

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過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論語卷八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 識音志

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 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 積學功至而亦將

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 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

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 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輻如毛毛猶有倫上夫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 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 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知曾子之唯也○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 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 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 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

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 時之言此章蓋為溫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

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久以任眾職故尤

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 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 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 言之猶答子孫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一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

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

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社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 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

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 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 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

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

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繡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殺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也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

也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所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陷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重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說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砥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日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入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木

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

乘殷

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

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

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天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無美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其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厄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故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

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

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乎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蓋曰惠與之謂與之並立於朝

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修

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

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

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

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入知然沒世而名

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

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三君文

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非戾之心故不爭私以處

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

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若有所譽者其

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

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則已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

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今亡矣夫

亡音無夫音扶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

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

若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

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其過則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

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奴罪及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

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顧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泣

之則民不敬 泣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

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泣之動

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泣之不

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

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

必無下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

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

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久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

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

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

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深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及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認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道與之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聲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

無不存心省察如此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入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寡不虐無告可

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史音俞顓即國名魯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編反按左傳史記一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死子路嘗從孔子自衛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有為季氏駁欲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

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

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

曰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且爾言過矣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

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

孫憂

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

今由與求也相夫

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也

而謀動干

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

之內也

於李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者有之相也言一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甲反橫音獨與平聲野牛也柙檻也楨廣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一子居其位而不去則李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李氏之謀矣

太音扶舍上聲欲謂貪其利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李氏之欲取顛

史患寡與貧爾然是時李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顛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使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李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顛與以附益

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奢奢以肥三家也淇氏曰一子仕於李氏凡李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顛與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

之言而
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

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

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藉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

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治魯八年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

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小友友直則聞其過友

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使辱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

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

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

相及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對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

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

之瞽。

瞽音竈君子有德位之通稱德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

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

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會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

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不能已者而付卑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畏命則不得不畏

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

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覺知以至困學雖其實不同然及其知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

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

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類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發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真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

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

其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

言能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

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言節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斯二者富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

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

於問人故陳立
以爲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六

凡三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途

歸如字。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
季桓子而專國政欲冷孔子來見也而孔

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上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冷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

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
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
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

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
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

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結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

邑，何以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

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

也。前言戲之耳。

喜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

行之，故夫子戲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名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

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未無也

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姓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

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

為仁矣請聞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

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難美秋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季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

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知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洗未下故

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不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深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

洗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

能繫而不食

焉於度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

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

仁一則知入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蔽惡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

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

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小子弟子

詩可以興

發感

志意可以觀

考覓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一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艸

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

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

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以此兩字合

蓋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

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

也與荏而審及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也鄉愿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

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又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

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癩飲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

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當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若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亡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

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陷厲忿戾則至於爭

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出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

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

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懲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矣

貢

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下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

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問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

瑟而歌使之聞之

歸止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

此子貢所謂不肖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

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窆反沒蓋

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矣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

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

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蕘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

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纁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及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

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

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祭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于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改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齊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

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

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入。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

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不孫。不遜也。謂攻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變。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

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一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四七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

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一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

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

三人行不同而出於至誠側阻之意故不畔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

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李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二卿李氏最貴孟氏為

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

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接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

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

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天音扶與。平聲。執輿。在軍也。蓋水。子路御而執輿。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天音扶與。平聲。執輿。在軍也。蓋水。子路御而執輿。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耜。音憂。治。治流而不及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耜。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無音武與。如字。無然。猶悵然。措。其不喻。亡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久。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乎。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意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

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

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

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辯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之也芸也

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賢通及明日子路行以

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

子路曰不仕無義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舍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父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可知是

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當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

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與平聲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埋之

命召卷四

次第也慮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其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

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節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古人隱避不汙則同其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遷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殊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古人各守其下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

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執大音泰適齊官之長擊其名也亞飯飯扶疏反繚音丁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三飯

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

○大師執大音泰適齊官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飯扶疏反繚音丁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

三飯

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鼓方叔

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鼓武入于漢

護徒刀及播播也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

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去聲小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

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故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及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

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甲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

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隨季騶

騶鳥瓜及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擊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哀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

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

其可己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投命也四者身之大節一有不全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

為亡焉於處及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大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

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于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

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人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枝猶耳自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

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

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存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

首要思得之于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

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

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

所務哉愚按一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

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

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

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剛坦而人信之也厲猶病

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

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本則小節雖或末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

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此言言及掃素報反下游幾子夏弟之於威儀

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太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

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入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未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

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

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

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有一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

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

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

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

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

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自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

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

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

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

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目警自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朝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謀訓功列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朝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

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音昇室淺夫子

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

之云不亦宜乎此未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

可毀也他人之賢者在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

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

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誇毀自絕於孔

子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

為恭謂為恭敬推遷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

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言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

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

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不

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

考此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動捷於持鼓影響人雖見其變

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章 凡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也。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遷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

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

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

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代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

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求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室也。言紂至親雖

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

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其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二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

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實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

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沒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

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於是而已。所以者。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

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

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

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

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

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

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

之與人也出納之否謂之有司賈芳味及焉於虐反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

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

為政之體所與雖與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而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

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

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自無所知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二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者不知一言為

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久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